

壁經辨正草



利

尚書古文同異考

加賀 太田元貞公幹

著述

後漢古文

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庸生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塗惲惲授賈嶷嶷授其遠遠授許慎是後漢古文正宗也

杜林授衛宏徐巡是後漢古文首唱也

馬融授鄭玄玄又張恭祖是後漢古文大家也

蓋豫授周防孔隱傳其祖安國字授其子長彦彦授其子長彦

下鳥授楊倫



○尹敏度尚孔喬劉陶中文尚各周盤張楷劉祐孫期皆古文學者按以上諸家傳授淵原及學習事實詳見于前卷後漢古文同學條

○後漢古文有三寬

一曰伏生今文尚書二曰張霸偽各古文三曰杜林際書偽古文

○一曰伏生今文尚書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各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案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

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

又大序洛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下解云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

按是一寬也衛宏賈逵馬融鄭玄之學真古文之

學師承淵原遠自安國安國傳都尉朝朝傳庸生

生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陸暉暉傳賈徽徽傳其

子逵逵傳許慎詳見班固二史及許慎說文序杜

林傳衛宏徐巡是為中興古文祖師是故范史傳

儒林以每學之例標出杜賈馬鄭四人。是後漢一代學古文者，大宗師也。若夫學伏生今文者，在中興年融習大夏侯王良習小夏侯桓榮習歐陽其後傳者極多。今古區別昭明如此，而誣馬鄭之學以伏生今文是非大寬乎？自陸北言出，唐人如顏師古、司馬貞亦往往稱馬鄭之學為今文，見其史漢注矣。何其妄也。原其誤所起，安國真增多各十六篇，或簡編脫落，或文字古奧不易得通，以故傳者無解。馬融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也。是故馬鄭所解亦唯三十四篇。與伏書二十九篇同，其增

多十六篇，折為二十四。如冕髻鬢流然，班志所謂

尚各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者。其經文三十

所註同，其二十四篇，即馬氏所謂逸十六篇也。合

五十八篇，後止其一，篇故五十七篇。

晉世猶存，然無有傳者。隋志曰：晉世祕府所存有

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也。毛大可誤解此

梅賾古文經文，因言晉時所奏安傳國文其經文

則祕府藏存，何須梅賾奏上乎？以唐宋以來儒者

言梅賾奏上今之古文經傳為夢中之語，其作古

文尚各究詞一，各本原蓋在此，教語其作經考

伏生今文、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出於永嘉之亂。  
見隋志安國古文、賈馬鄭王之學，特嚴乎存耳。雖然，其經文篇數不殊。伏各逸各十六，無有傳者。於是乎有黠者，伺其間，輯湊先秦古各所引書文，作今之古文，增多二十五篇，及大序，與傳以其明白易誦。南方學者喜而傳習。至隋始盛，至唐大行于天下。其奉之者，不啻馬鄭古文。則今之古文不足取信於時人。於是乎有三寃之說興焉。陸氏則以馬鄭古文同伏書篇數，直誣稱為今文。孔氏則知馬鄭古文，其所注雖伏各同，然逸書十六篇，其學所

傳則不可以為今文矣。然難得而名，幸班史有張霸為偽書事，即誣稱為霸偽各。長孫氏則知霸偽作百兩，而非實造逸書十六則，不可以為霸各矣。然難得而名，幸范史有杜賈馬鄭並稱事，即誣稱為杜賈各。誣因重層多方，寃結安國古文、馬鄭所注，有何負於唐初儒臣，而至如是之甚乎。可惡之甚，告密羅織之風，不待周興來俊臣，而既見其徵於唐初經義，遂使實經公行，而真本湮滅。唐初儒臣之災於聖經，其罪豈小乎哉。

或曰：馬鄭古文與伏書篇數同，則是直今文也。予

何責陸氏一甚曰是蓋不然漢時專門之學詩有齊魯韓毛易有施孟梁丘春秋則左氏公穀分爭喧呶視如寇讎然其經文未曾不同唯其所異字句今古篇章增損耳古文論語分出子張問一篇耳古文孝經分出四章耳然其傳說則家々各殊門戶之爭於是子起矣馬鄭所注雖不及逸各十六与伏各同其篇數乎其字句之異其訓傳之別不与歐夏同是安國真古文之學也豈可誣為伏生之學乎

○二曰張霸偽書古文

孔穎達尚書正義云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各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与孔同其篇有異林之奇曰孔子百篇遭秦火無存至漢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偽泰誓一篇為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數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為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各此書成之遭巫蠱而不出漢儒聞孔氏之言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偽書

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而漢儒者之所傳大抵霸偽書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也故杜預注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采皆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為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偽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不見古文書至於晉有之間然後其漸出及開皇平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其皆大衛

○鄭樵六經奧論云案司馬遷史記劉歆校昏班固

馬融訓詁賈逵為訓鄭康成作注王肅注趙岐孟

子杜預註左韋昭註國

諸儒皆未嘗見孔傳古文之書所傳訓釋皆伏生二十八篇及偽秦誓一篇而已

○吳徵曰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秦誓共二十九篇尔

按此說襲陸氏釋文之誤矣

○六經奧論又云漢儒聞孔氏昏有五十八篇遂有張霸之徒造偽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而漢諸

儒所傳皆張霸偽本未見真古文尚書

○吳徵又曰一壁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

典旧作等一十四篇目為古文書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取重於世以售其欺

按此說襲孔氏正義之誤矣

按是再寃也毛大可雖奉梅本深悉孔氏以鄭本為張霸偽者先予洗此寃說錄于左

毛大可曰孔氏正義謂孔皆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其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與鄭注異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前漢諸儒但知孔本有五十八篇而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昏二十四以足鄭注三十四篇之數為五

十八篇其所偽增二十四篇者即鄭注昏序自舜典旧作九共以至旅獒罔命二十四篇若又稱十六篇則又以九共九篇共存除去八篇為十六篇其說鑿々按漢傳但言成帝時有百兩篇之說成帝因以百兩求張霸即以百兩徵未聞帝以二十四篇求霸以二十四篇徵也且所應徵之書明言分批合二十九篇作數十篇又采左氏傳并昏序作首尾凡百二篇詳見前卷張霸百兩則其數明是一百有二篇而其文則大約取之昏序左傳及尚書二十九篇之中何曾就鄭注多寡為之增益况偽造



二十四篇。祇足得五十八篇之數。其千百而何居。及究其所誤。則鄭注三十四篇。与偽增二十四篇。皆杜林際書古文。非孔古文也。此說本于隋志。是亦三卷之一。穎達不曉際書。作此不通語。而世無通人解之。夫東漢鄭康成。註各不足之數。則其人已在夢中。而世復信之。所謂夢之非耶。

又曰。若孔氏正。以十六篇為七篇。謂張霸補二十四篇。為十六篇。則張霸並無補二十四七篇之事。誤之甚矣。若賈逵鄭玄。皆以十六篇為逸書。馬

融云。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皆不深考致誤者。孔原有之篇。此非是也。

按賈馬鄭所謂逸各十六篇。孔氏增多之書。非

續增劉歆所謂書十六篇。班固荀悅所謂多十

六篇。史漢儒林傳所謂逸各得十餘篇者。是也。

逸于前後漢學官所立。今文二十九篇之中。故

謂逸書。賈馬鄭之言。有何謬誤。毛氏以今之古

文增多。為真古文。還以三家之言。為誤。何也。且

毛氏以逸各得十餘篇。史漢儒林為增多之外。有各

而無各。百曰。又有逸各在。以各四十二篇之外。

者大序所云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是也。因引史漢儒林逸各。又引隋經籍志尚各逸篇二卷。志云又有尚各逸篇出存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殘缺者。故附尚各之末。存梁逸篇不知何書。史漢逸各則增多十六篇。即馬鄭所謂逸各十六也。大序其餘五十八篇之餘。謂以各四十二篇也。以書四十二之外。別有逸各。則孔壁所藏不止百篇。然則大序何以言百篇之哉。予存梁逸篇則不可知。史漢逸各則增多之各。大序其餘則四十二。以書明。如此何疑之有。

毛氏之言一何多誤也。

○又曰穎達誤認鄭氏所註名為古文而並不曉杜氏有際書。鄭氏所註是杜氏際各之本。是三因

妄疑此二十四篇鄭注無有而篇目存以又與孔傳全不合是必張霸上偽各時於鄭注之外偽造此二十四篇以足鄭註所闕之數而不知西漢張霸必不能預造偽各以補東漢鄭註之所闕且霸所上者兩篇也曾百兩而二十四篇也乎。

○又辨吳徵之言曰張霸以百兩徵並無偽作二十四篇之事。此因杜林際各有舜典旧作二十四篇。

在鄭註外身三寬孔穎達不識杜林際昏又誤認張霸曾偽作此以補鄭註所不足故有此說此實穎達大誤者予前已辨之矣安人穢唾含之如飴不顏厚乎至若霸昏在當時即已黜之雖用大中大夫言姑存之然隨黜之矣乃云霸昏雖在豈澄曾見之耶抑否耶

○貞按大可所辨可矣唯以鄭昏為杜林際昏之學蓋亦一寬也辨見于下

○又按正弔之言以鄭本為偽本本身純繆雖然其實不如大可所辨也正弔之言曰遂有張霸之徒

以載歷中故得  
而感世也  
正弔向列錄  
云武帝末得奉  
言

偽造尚書不是直指張霸也言作偽昏如張霸者也正義於作偽昏者每言張霸之徒於論偽泰誓亦云先有張霸之徒偽造泰誓又引後漢史云宣帝本始元年得泰誓穎達雖老豈曰成帝時張霸偽造武帝宣帝時書乎是凡稱作偽昏者為張霸之徒也猶曰作偽昏張霸之類也後世稱作偽昏者如為魏泰阮逸之類蓋此例也正弔所謂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昏凡二十四篇者言鄭注經文三十四篇之外作二十四篇偽昏豈謂前漢張霸補足後漢鄭玄之昏乎大可所辨皆誤矣蓋大可之

性豪邁俊爽讀書不能精理細其所考證其所辨  
駁謬誤極多此類是也雖然以孔為此不亮之語  
後世如鄭漁仲林少穎輩直以兩漢所傳為張霸  
偽本尚其罪魁則穎達是也穎達既以鄭本為偽  
昏則其辜不可辭也若夫曰霸曰霸類固非所論  
也予故不欲以此為穎達鳴冤矣譬如犯大辟者  
既服其罪則其它薄過有辭非所末減矣

○三曰杜林際書偽古文

隋書經籍志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昏同郡賈  
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

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  
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

王應麟曰馬氏尚書注本之杜林際書故不惟与古

文梅賾異与今文亦異

朱彝尊曰杜氏林際昏古文尚昏此下引後漢昏二條詳先卷後漢古

文按際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  
昏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及小序有注  
而孔氏增多二十五篇無一語及烏安國序中称伏  
生口授裁二十餘篇德明謂即馬鄭所注並伏生所  
誦非古文也然則際書亦止有今文二十八篇而已

二十九篇是也  
合今文二十八篇  
無小序合二十  
德明又云馬鄭  
注

孔學見儒林  
傳若杜林者則  
本王應麟亦云  
馬氏尚書注本

孔氏增多之昏無之也夫東漢為古文尚昏者不一  
家有蓋豫所傳有杜林所得初不本於安國而孔穎  
達心美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是世儒不察見  
古文字即以安國所傳亦粗疎甚矣有蓋豫所傳之  
上毛氏所引有  
胡常所授一句今經美考無之

毛大可究詞畧引朱氏此言曰按胡常字少子原  
傳杜林而孔穎達全然不知且復牽合張霸偽昏  
子孔書林書合作輟輟此無理之極者

按衛宏賈逵馬融鄭玄皆同傳孔學者見玄昏贊  
條見上卷梅本古文而逵受父徽徽受塗惲惲是安

國心統見班儒林傳宏受杜林林不言所受然衛  
賈同字則或是王橫塗惲輩遺學均是安國之自  
出是真古文學考危史可見心美欲以今之古文  
增多為真故安國古文增多逸昏十  
六篇作為張霸賈  
昏然於馬鄭三十四篇猶為安國所傳其言是非  
相半猶勝於馬鄭學為今文為張霸偽昏為杜林  
偽昏者全然紕謬矣毛奉梅學者其作馬鄭古文  
宜矣朱攻梅學者而猶作馬鄭何也朱之意欲明  
辨今之古文非前後人僕所傳矣是故其立言續  
穎達不見之論後見于明今之古文魁出矣此條所

言亦是不知馬鄭古文是安國之正統而梅賾古  
文則晋代偽昏元自明辨亮之矣予曾言朱彝尊  
輩攻古文者其實不知古文為是故也

○毛大可曰鄭註三十四篇与偽增二十四篇皆杜林  
際昏古文非孔古文也

○又曰賈逵馬融鄭玄之後皆極尊古文自稱受孔學  
者其注諸經引古文處皆註曰逸昏以逸于學官外  
也且實有不見古文者

○若賈馬三人則所受者為杜林際昏本其不見孔壁  
古文斷有然者毛又云馬鄭所注者馬融鄭玄得杜林際昏本誤認作古文尚昏本而注

之實偽本也世疑馬鄭皆不見古文尚昏以此

○又曰若杜林在東漢初曾得西州古文際昏一卷其  
實与孔壁古文並不相合至是則同郡賈逵為之作  
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訓解

○又曰伏壁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在西晋永嘉  
之亂早已凶失而孔壁之學如周防尚昏雜紀三十  
二篇王肅古文尚昏注十一卷王肅不注今之古文是大大可妄語欺人詳

中見文條今危室註舜典一卷皆陸段不可復考即杜林  
際書之學馬融注十一卷鄭玄注九卷在唐初猶見  
之迄今無一存者唯孔傳哀然獨行

按身三寃也。此寃始于隋志中于王伯厚盛于朱  
毛而誣固殊甚可惡之尤者。今洗其寃白其誣使  
天下後代知安國古文卽馬鄭所注矣。自此以下  
逐條辨之要其明白讀者焉。

按隋志說後漢古文序杜賈馬鄭四人是。范史儒  
林傳各學結末語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  
今文非孔舊本。此四句是無忌所加。唐初學者既  
奉梅賾古文為安國真本。則馬鄭古文所宜排存。  
故曰非孔舊本。所謂孔者梅賾偽古文經也。魯犹  
曰因盜以其子為證。其子非直躬豈曰吾父盜乎。志

之言何以為證。且此志也。極為粗疎。其說伏生今

合陽生文伏生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十乘。歐陽生今考

張生之史記云。伏生教洛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云。伏

後字生教洛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傳亦云。事伏生

馬四授倪寬。後漢各云。洛南伏生傳尚各授洛南張生

吉明及十乘。歐陽生鄭玄序大傳云。伏生年且百歲。歐

白如七百歲之下。忽然變之。豈非妄乎。謬妄如此。豈足

此無奉以為律令乎。大可輩辨古文一意奉隋志為金

千科玉條。足見其學之疎矣。若夫杜賈馬鄭之學。出

自安國。確有明證。不可得奪。鄭玄各贊極奉安國

尊稱庸生劉歆衛宏賈逵而逵學受父徽受塗  
惲范史有明文惲則安國正統班史又有明文宏  
學受杜林杜不言所受然亦是安國之學王愷塗  
惲之傳矣何者鄭玄稱衛賈如一是明證也若使  
衛宏所受杜林際各者一種的本而如朱毛所存  
乎鄭豈以衛賈並稱乎其為同學不辨自明逵受  
安國正統遭遇肅宗篤好古文身至顯榮遂使博  
士習古文孔氏古文大行乎天下逵一人之功也  
如馬鄭亦興起於逵風者耳然其傳在逵行乎後  
代馬鄭為然范史傳儒林每學之者首引前各言

西京諸學之所起其結末則序列中興以來諸學  
宗師最切其學者數人於尚書首言安國古文結  
末叙杜賈馬鄭曰由是古文尚各遂顯于世是范  
史以此四人為安國古文正統明亮如此其載杜  
林者在中興初授名儒衛宏徐巡二人是為古文  
首唱故叙列如此隋志所載亦不過襲范史此文  
而於下文存其殊梅賾古文耳後之愚儒所說庸  
劣因此數語羅織文致鍛鍊成獄遂謂馬鄭古文  
為杜林際書偽各向其寃也倘使杜林實作的書  
乎其授衛宏徐巡則范史有明文如賈逵古文非



受衛徐又非受杜林所受則其必微也微受塗惲  
惲者安國五傳之學也師承淵原歷々明白班范  
二史詳記載之安國古文至遠始大行于世馬鄭  
豈近棄賈遠古文真本而遠師杜林際書仍本乎  
是決無之理決無之事無識人之所言也且也論  
其人者當論其世焉古文尚昏与左傳毛詩同其  
顯晦而漢之間皆不立學學者稱為古學惟在西  
京尊信此三書莫劉歆若也歆奉時歆為師諸學  
皆建安國古文宗師王璜塗惲皆貴顯中興後諸  
學又廢至肅宗朝用賈逵言選高才生使受三昏

耳而遠父微曾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又受古文尚  
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鄭興亦從劉歆受左  
氏大義衛宏亦從謝曼卿受毛詩是皆中興古學  
古文尚昏  
毛詩左傳宗師也杜林与鄭興衛宏友而於其間  
特作偽書以欺人人豈信之乎况於宏者乎宏作  
詩序後世信之者疑其出於聖筆耶其學識如此  
豈啗林欺乎且宏於林一見嗇然而服則林者有  
德君子也豈作偽書上誣聖人下誑學者乎論其  
世論其人則林作偽書是又決無之理決無之事  
也以馬鄭之學為杜林際書仍本不特為誣安國

又以誣杜林予之作此辨又不特為馬鄭釋寃又以為孔杜釋寃也

○又按劉歆好左氏毛詩周官古文尚書而後漢初人皆從是興起如賈徽鄭興衛宏好古學者皆是也而熈子達興子衆世皆其美遂為其學大宗師古學至此勃興是古學之傳師資相承間不容髮豈有實偽錯雜其中乎均是古學均是肅宗好之均是選高才生使受其學中興初其學之者均是一同俯輩而言左氏毛詩則真本而古文尚各則偽各是矇瞶人之所言豈有識具眼者而為此言

均是不立學官

乎且也作偽書自有其時安國古文不立學官其在中秘成帝好之劉向父子校之耳其在民間膠東庸生之傳耳此學之微不絕如綫於是乎成帝求古文之全而張霸偽作百篇矣安國古文不立學官逸各十六絕無師說秘府所存無有傳者賈馬鄭王所注不過三十四篇加烏玄理公行聖學垂熄於是乎有八王五胡之亂而梅賾奏上五十八篇矣晉書有於前晉奏上之語似是西晉然隋志云魏文均言東晉之初江左中興如可信然若夫光武中興時則殊乎是矣新莽時劉歆為國師古文亦立王璜塗惲皆貴顯而

中興學者或學劉歆或受塗惲一時古學西京嫡  
仙比肩而立接武而起林在其間豈得偽作作亦  
孰信而言杜林際畧一種偽本者豈非無學人之  
所言乎學者當考班范二史而知吾言之不安焉  
又曰若賈馬鄭三人則原非孔學雖賈逵父賈徽曾  
受畧塗惲是古文正仙而其後逵與馬鄭則皆受杜  
林際書之學雖名為古文而實與孔壁古文不同一  
是際書一是壁經也

按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又受古文  
尚畧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逵悉傳父業是逵

所受古文父徽也徽所受塗惲也斯無受杜林事  
又無學衛徐事而言既受徽學又受杜林是無替  
之妄說也且也受父徽古文正仙既而改受杜林  
際畧偽本身是以華變於夷也降于喬木入于幽谷  
也雖至愚極陋者所不忍為而謂如逵之名儒為  
之子其誤所原原于階志階志所據據于范氏儒  
氏儒林傳儒林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畧林同  
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  
尚書遂顯于世後世裔儒不通古學誤認為之二  
字鍛鍊成獄曰賈逵受際畧學馬融鄭玄亦為其

○憚古文之宗  
之字為古文  
作訓故曰林曰  
郡賈

學是深文巧詆真告密羅織之餘習也殊不知四  
家所學均是安國古文杜林以此傳衛宏徐巡故  
曰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受父微逵逵  
為之作訓為之字指古文賈逵非受杜林學者豈  
謂杜林作密書為古文而賈逵為偽書作訓乎且  
危史儒林之例每學之首引前書叙列西京諸學  
之所起每學之結末叙列中興以來諸儒最功其  
學者或三四人或五六人於古文尚書學則曰前  
昏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授膠  
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中興扶風杜林傳

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  
注辭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是杜賈馬鄭之古  
文即是安國古文明亮如此而據此文以謂杜林  
作一種偽古文而賈馬鄭學之是非矇瞶人之所  
言即風狂惑心人之所言也後漢學古文者不特  
此數人然光武中興先傳古文者杜林也使古文  
大行于世者賈逵也其傳注遠傳于後者馬鄭二  
氏也是故特揭此四人最功其學也危氏儒林諸  
學結末皆此例也中興時有尹敏有蓋豫授周防  
皆同安國古文學者然而捨此而取杜者其人既

不及杜林之博學碩德其所授亦不及衛宏徐巡之名儒以故不得為中興古文祖師耳

又曰按杜林東漢初人賈馬鄭三人但得其畧而為之傳述非親受業也是時或不得真古文本見似而喜容亦有之然斷不得以之亂孔氏之筆觀林自言不合時務且恐諸生悔所學而儒載林以東漢初人而直列之東漢末諸儒之後亦明別之為非孔季耳按古文孔安國獻之未立學官新莽時立中興又廢故林言不合時務耳而大可以此為際畧作偽之一徵是非吹毛索癩鍛鍊成獄乎儒林結末載

中興以來最功其學者皆其學之宗師也且其人多名儒大家概有專傳則不入儒林如杜賈馬鄭皆是也大可不知杜林有別傳故不入儒林又不知儒林每學結末所載諸人其學大師也而言林以東漢初人而直列東漢末諸人之後是何言也書學結末載中興宗師大夏侯尚書則北海牟融小夏侯尚書則東海王良歐陽尚書則佈國桓榮此四人亦有專傳古文尚書則扶風杜林是以每學之例筆此四人非林東漢初人而列之東漢末也又言明別之為非孔學是亦何言也畧學之首云前畧

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各其結尾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各是真以杜林續安國之傳也每字首尾其例皆然昭明如此而言明別之為非孔學所別何事大可又以此為然書作偽之一證是亦非吹毛索癩鍛鍊成獄乎

又曰王應麟謂馬氏尚書註本之杜林際書故不惟與古文異與今文與今文亦異則自來亦有知其謬者蓋東漢在光武時惟尹敏始受古文而其後遂有周防丁鴻諸學遞相嬗受杜林與尹敏同時而不入古文之列在漢史已疑之矣

按後漢名儒大家多有專傳不入儒林如賈逵鄭衆馬融鄭玄皆是若以不入儒林為疑其學乎賈逵鄭衆於左傳危史疑之矣馬融鄭玄於三禮亦危史疑之矣大可此言真矣詰也且杜林何曾不入古文之列既有專傳言其傳古文又以諸學首唱之例於各學結末載之為中興古文首唱上續安國之傳下啓馬鄭之學危史於杜林其推奉之如斯其盛而言不入古文之列漢史已疑之不入何事所疑何事妄謬愚惑又孰甚焉

又曰况各籍出沒須有確據且必合教各而誌之

始為可信。今云得之西列，此与偽秦誓之曰後得曰  
民間得曰掘地所得曰民有秦誓者曰河内女子伐  
老屋得有何足據。蔡元定謂自然圖得之蜀山隱者  
程頤謂未濟三陽失位得之成都筮桶匠皆笑話也。  
嗟乎尚昏不幸原有竊矣。如伏壁秦誓張霸百兩篇  
際昏五十八篇之明夕可疑而有眼不識認賊作子  
反矯揉羅織以冤誣此孔壁所出之聖經亦獨何矣。  
按是不足辨以得西列此之偽秦誓欲徵於際昏  
之偽其用心亦刻矣。不知舜典二十八字得大航  
頭与偽秦誓向別欲奉東晉偽本而誣後漢真經。

其有眼不知認賊為子反矯揉羅織以冤誣此聖  
經者毛氏自道也。

又按毛氏誣謗杜林蓋有故也。夫梅賾偽本晋代  
突然而出是故孔氏正莪矣。諸儒不見之論而朱  
子以下疑梅賾偽昏者實以東晋方出諸儒不見  
二語為口實矣。是正莪所說而朱子所疑實得攻  
梅本之要領矣。何則梅賾所偽故東晋方出東晋  
方出故前是諸儒何由見之乎。而毛氏奉梅本者  
不破二語則其學不立是故欲立師資相承諸儒  
皆見之說矣。安國私傳至于桑欽及劉向劉歆於

中秘見之班史有明文則西京師資之傳既已得之至于東京古文學者不勝俚指而蓋豫傳周防丁鴻授楊倫及尹敏孔僖之類世無明證可考可以為孔學矣可以為梅學矣唯意所欲故搜索細羅皆為梅學之人而東京師資之傳無足為緒唯在東京衛賈馬鄭四人為古文大宗師毛氏豈不欲以此為梅學祖師乎唯奈馬鄭二氏其昏儂存于唐代而釋文正羌往引之史漢注釋亦復載之与梅偽本不特字句之異其篇數亦別梅本師承其見于史不過魏鄭冲而馬鄭開原遠出安國

史氏具載姝麗醜女之仇本真贗書之鑿不破馬鄭則梅本不信其意一如唐初儒臣而馬鄭古文無隙可覘焉幸危史有杜賈馬鄭並稱之言而杜學不言所受因作為偽本以賈馬鄭為其學庶幾後漢真本可藉是而破矣是襲隋志故智而誣罔過之豈不可惡乎且也欲辨古今文者必於西漢史考之考之詳明則知衛賈馬鄭同學則知賈逵受父徽徽受塗暉暉者安國五傳之學於是四家古文出自安國炳煥明不可復晦矣知四家古文出自安國則梅本古文出于賈造昭哲呈露亦不



可得掩矣。是梅本敗露，實自此一線隙。始於奉梅本者，是大可畏。是故唐時已有三寬之說。烏毛氏示灼然知之，故奉隋志合三家而歸一杜。杜學既偽，則三家之學不攻而自破矣。是故毛氏杜林不啻仇視，巧誣文致，鍛鍊其獄。或云：范史明別為非孔學，或云：范史已疑之，不入古文之列，指無為有。寬誣多方，唯恐其學之不破矣。察其心術，恐後人知馬鄭古文安國真傳，而梅本敗露，自是而興豫為之回獲矣。不知自明者觀之，其所以為回獲者，適祇所以自呈露其蘊耳。豈不示愚乎。

際書古文之寬，至于毛氏而極矣。其矯揉羅織，誣謗強辨，要皆出於不知。范氏儒林體例，粗妄可笑。予恐後人猶信其說，故記儒林互學體例，以白杜氏之寬矣。

易學冠首 一 作矣端亦可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本以古學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于康及蘭。

陵母將永為高氏學 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易學結尾 作結末亦可

建武中危丘傳孟氏易以授楊政 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詩學冠首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 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 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

詩未得立

詩學結尾

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禮學冠首

前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白蒼蒼君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身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 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

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 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春秋學冠首

前書有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高鳳公 授東海孟卿 授魯人眭孟 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 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 梁太

傳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毋負公

春秋學結尾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建衆議而因不復補

書學冠首

前昏云沓南伏生傳尚書授沓南張生及子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 寬授歐陽生之子世 世相傳 子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 今文歐陽張生授

夏侯都尉，授族子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今文大夏侯勝傳，總兒子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今文小夏侯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古文孔氏未得立。

### 書學結尾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大夏侯今文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小夏侯今文佈國桓榮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孔氏古文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

### 書遂顯于世

按五學體例大抵相同而各學之例最森嚴，存整四家學術之統，前後首尾相應相貫，是直以杜林受安國古文之統，其明白如此，而毛氏曰明別之為非孔學，又曰已疑之不入古文之列，是向言也。不知范氏儒林傳例是妄也，知而故為此言，是誣也。妄誣之罪，何可容誅？至是際各之冤釋，而馬鄭古文為孔子舊本，青天白日如晚出，賈各狐狸妖魅當於何地，生估焉是，豈不千古愉快乎。

### 賈馬鄭三家古文

賈氏說文文字

原于賈氏

朱彝尊曰東漢之初扶風杜林得際書于西州以授徐巡衛宏于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薛餘若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類從際書之季初不本于安國而孔穎達正其謬稱孔亦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又言鄭意師祖孔季而賤夏侯歐陽等由穎達不察見古文字即以為安國所傳亦猶疎甚矣際昏古文垂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昏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亦無一語及增多篇文是賈馬鄭諸家未覩孔氏古

文梅賾者也尚書古文辨

又曰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遇孔子增多篇內文皆曰逸昏惟許慎說文序謂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得之其撰五經異義于舜典種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昏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山為山宗河海為水宗所謂古尚昏說者賈逵之說本之際

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昏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  
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慎  
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同上

又曰又按西漢之古文孔安國家獻之未列於學官  
者也東漢之古文杜林得之西州賈逵衛宏馬融鄭  
康成輩為之作訓注解者也當時止有杜林際昏若  
孔氏增多之書終漢之世下及魏西晉莫有見之者  
故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左傳凡孔氏增  
多篇內文皆逸曰昏惟許氏說文序者謂其稱孟氏詩  
毛氏夫以賈衛馬鄭諸大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

得之今考說文中所引尚書字句異者如

格于上下格作假 宅岵夷岵作媯 平秩東作

秩作艷 鳥獸翫毛作華髦 暮三百有六句

暮作棋 帝曰疇咨疇作蜀 共工方鳩僝功作

苟述孱功鳩又作枚 有能俾人作俾嬖 肆類

于上帝肆作繇 竄三苗竄作窳 暨臯陶作臯

咎繇 五品不遜作遜 教胄子胄作育 剛而

塞々作塞 濬畎澮濬作濬 藻火粉米藻作環

粉作勸 撻以記之撻作遽 無若丹朱傲朱作

緜傲作慕 朋淫于家朋作墉 元首蒙胙哉胙

作睚 隨山刊木制作稜 厥草惟繇作繇 草

木漸包作薪苞 瑞琨作條蕩蕩作筱 惟菌輅楷

作落恪又輅格 天用勦絕其金剝作剝 若顛

木之有由藥作曳檣藥又作枅 王播告之播作

譜今汝眈々作慙々 予亦拙謀拙作拙 西伯

既戡黎戡作威黎作虺 大命不摯摯作摯 予

顛陪々作踏我興受其敗作退 最哉夫子最作

勛 尚桓々作桓々 篚厥玄黃作寔玄黃于匪

羹倫攸斃作燁 無有作好々作妯 七釐疑釐

作仆 庶草繁庶作無 王有疾弗豫作不愈

我之弗辟作不辟 哉生魄作霸 罔弗懃作罔

不懃上有凡民字同孟子句 畫執拘作拘 至

于屬婦屬作媼 惟其塗丹蘄塗作敷 丕能誠

于小民丕作不 乃惟孺子頌作攸 惟四人昭

武王惟冒作冒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夏字下有

氏字憤作璽常伯常仕伯作岐 其在受德啓作

志 爾尚不忌于凶德忌作誓 灼見三有俊心

灼作焯 勿以儉人儉作諛 用勦相我國家

陳寶作宗 一人冕執銳作銳 三宅作託杆我

于艱杆作敦 時乃稊稂作時乃饑穰 截々善

論言作截、斷、荷作詔、邦之杭陞杭作  
阮

凡此所引皆在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使許氏果得見  
孔氏古文則於增多篇內亦必及之矣至於若葉不  
眇眇一句垂屬說余之文殆因孟子所引而及之兩  
又如圍、弁雲半有半無供水浩、在夏台之詞師  
乃指指來就慧、官中之冗食獠有瓜而不敢以楸  
以相陵悞祖甲返致、無怠、巧言我有截于西  
仁因覆下則稱夏天朕  
實不明以倪伯父則孔氏傳亦無之又以微子  
為周昏洪範為商昏不知許氏何所本也 經考

按以微子為周昏不知所本也以洪範為商昏見  
左傳文公五年甯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  
克成公六年或引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襄公三  
年君子引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許氏蓋據  
之矣

又曰又按許氏說文序云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  
似乎見孔氏古文者然其撰五經異義恒取諸家之  
說批衷之其於舜典裡于六宗 以下故畧之 尚各雜  
考

毛奇齡曰或許謂慎作說文其序云易孟氏書孔氏



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據此則其所引書惟孔氏古文可知也乃考之說文則僅有二十八篇中字而增多之篇無一字相及惟若稟不賈賈一句屬悅命文然孟子亦有之得非慎所引者孟子耶是今之古文在當時無其書也 若竟無其書也 若竟無其書則直二十八篇耳何以曰書孔氏耶若別有其書而非今本則必別有所引在今文之外何以又無此也不知此正賈逵際畧之本也東漢和帝時上命賈逵修理舊文而逵未之應于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楊雄之畧博訪通人而以賈逵為

指歸乃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若干卷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則是慎所本者正賈逵之學也賈逵學杜林安際畧為孔壁舊本冒稱孔氏古文為之作訓而慎實祖之且東漢以後其以古文書法擅名者衛宏也宏學于杜林受際畧古文林嘗誇于人曰林流離兵亂恒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宏洛南徐生巡復能傳之是宏受際書較逵更親而慎又孝孝經孔氏古文說其書皆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授官無其說則正次際畧古文亦官未立學但私相傳授以至于慎是慎所祖述一宏一逵皆杜林

口本雖冒稱孔氏實際書非僻經也夫馬鄭註尚昏  
猶不能有孔僻舊本慎亦安得而有之但賈馬鄭三  
人同受林學馬與鄭所註而家各異已見前說今賈  
與馬鄭益復大異說文中字並無一字與馬鄭二注  
相合何以解之

又曰引說文異字考曰賈氏際昏又與馬鄭本一無字相  
合惟天用勦絕其命與我之弗辟二句同有換字而  
賈氏作剝絕作不辟馬氏作巢絕作弗避又必無同  
處即使有意分別亦不至如此之甚則彼此在吠無  
一當矣然且二十八篇孔傳指作三十三篇不過分

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五篇為三十有三孔  
穎達謂鄭氏所注三十四篇不分舜典益稷而增多  
泰誓三篇為三十有四則三家所注俱安有泰誓言天  
乃馬融屢駁泰誓即伏昏一篇而並無三篇之泰誓  
即伏書一篇而並無三篇之泰誓為之校注即合三  
家所註字又並無一字涉及則是校言誑語祇知毀  
經而其自為說輒如沙蟲域之不可影響誣妄至此  
雖欲不加以非聖之誅得乎

按偽泰誓有三篇其為三篇為一篇分與合之異  
且予先已有辨且偽泰誓不特今文有之而馬鄭

雖同見偽秦誓之晚出為誣妄之昏而辨駁之然其學所傳故不得不注矣大可曰三家所注俱安有秦誓伏書一篇並無三篇之秦誓不是特不知史記并史注亦不知其陋如此而欲辨聖經偽不偽矣其陋如此而欲辨聖經偽不偽矣其多謬妄也

又按朱彞尊破梅賾古文者誤認賈馬鄭之學為杜林際書古文毛大可佞梅賾古文者誣謗賈馬鄭之學為杜林際書安本其意則殊而其言則同如毛姑置朱氏知梅本之作偽而不知後漢古文

則前漢古文馬鄭古文則安國古文也其陋何殊於毛子已於先之孔杜曰本及三寬際昏之條辨之悉矣自是以下不復委曲辨哲也云

馬氏

王應麟曰鳥獸墮馬融注以為荀簾七經小傳用其說

毛奇齡曰鄭氏又無此言

又曰按馬氏尚昏注本於杜林際昏故多與今文異如疑考為朱彞尊言尚昏寬詞至干北岳如西礼

作如初 天叙有典有作丘 天明象作威 暨稷

捲奏燕艱食鮮食艱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作繪 作十有三載  
作年 瑤琨篠簜琨作瓊沾于江海沾作均 衆  
播澤名 導岍及岐岍作闕 天用勦絕其餘勦  
作巢 誕告用亶作單 用又讐斂作相云數也  
自靖作清云潔也 弗迓克奪迓作禦云禁也  
無虐棗罔亡侮棗罔 我之弗辟作避謂避居  
東都 信噫作懿云猶億也 大誥爾多邦作大  
誥爾多邦 降割作害 酒誥王若曰作成王  
若曰 皇天既付中國民付作附 非我小國敢

弋殺命弋翼 大誥汝有舜汝作眉云過也 嚴  
恭寅喪嚴作儼 文王卑服卑作俾云使也 壽  
張為幻壽作輜 其終出于不祥終作崇云克也  
我道惟寧王德延道作迪 有若南宮括宮作  
迪簡在王廷迪作攸云所也 爾罔不克臬作  
臬 王不懌作釋云不釋疾不辭也 在後之伺  
作詞云共也 冒貢作勗贛云陷也 王崩作成  
王崩住安民立政曰成 四人蒼弁蒼作騏云青  
黑色 三咤作詭 抗民惟刑抗作愬云智也  
王曰吁作于 惟采作求云有求請賦也 佗々

矣夫作訖云魚所省錄之貌 論言作偏云少也  
也辭約損明大報倭之人 蓋其書唐初尚存此  
陸氏釋文采之

毛大可曰馬鄭同字並無一字相合卽疏解亦無合  
處不此之疑而疑經一則成見重一則朱氏之言信  
從者深也

鄭氏

虞翻曰北海鄭玄所住尚昏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  
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  
疾困憑几詭類為懼以為斨衣成事詖字虛更作懼

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  
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  
此之類誠可恠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  
之杯酒天子類而謂之斨衣古篆卯字反以為昧甚  
違不知蓋斨之斨於此斨事誤莫大焉宜命字官定  
此三年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  
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  
三國志虞翻傳注

王應麟曰鄭康成昏注間見疏斨如作服十二章州  
十二師孔注皆所不及

又曰康成注禹貢九何曰脊桓公塞之同為一按春秋緯室乾圖云移石為界在脊呂填洲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

又曰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陽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下篇是盤庚為君時事心爰以為謬妄各裨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

顧炎武曰馬融鄭玄注古文尚書載於唐舊唐書經籍志則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

心爰載鄭玄注小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

歌云避乱于洛內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註禹貢引胤征云箕厥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字在亳又曰征是三體又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

毛大可曰此惟旅獒作旅豪馬鄭相同餘俱無同者且心爰此註極為可疑按入于大麓在古文始入舜典中若今文則並無以入麓作舜典之事且此時蕭脊二十八字又未曾出也若註胤与征總是臣名是非康成病狂即孔穎達病狂也且康成曾定百篇之次以甘誓胤征入書復各二十篇中今乃以昭我周

王為胤之文則因昏矣以周書當夏昏在康成必  
不病狂至此况籀厥古黃昭我周王以四字作句此  
真古武成文也穎達謂鄭氏不見古文又謂鄭氏所  
註書並無武成出三十四篇之外則在孟子所引昏  
祇有昭我周王見休之句以昭為紹且多見休二字  
与古文武成大不相合鄭氏安得而引其句乎

按孔氏所引鄭注實皆可疑大可辨之是矣如胤  
之臣之名誤予先已辨就此一誤而知孔氏所引  
不可得信矣

又曰馬鄭受際書其所註尺昏篇与今文同而字畫增

損与今文異如今文夏侯之字以宅岨夷為宅岨鐵

堯典克明德為克明俊德類康注馬鄭無是也但馬

鄭同受際書而其註昏与註昏序凡字畫解義雜見

孔氏正弋及陸氏釋文者不惟兩家各異即鄭氏一

家而正弋与殺文又異是豈兩家有兩昏耶抑一家

一昏而前後又各異耶抑亦傳述者之過耶予嘗謂

畫難校俗儒多訛錯傳寫便變而好事者又必故為

改造以示新異如易箕子之明夷趙賓作莩函之明

夷而明夷左股京旁故以夷作腭王肅故以股作般

至春秋公伐邾取莒妻則公穀兩家有謂伐邾妻者

有謂取業闕者此固大不足輕重無与經學而世復有取字畫以相質難因姑取際昏之學其賈馬鄭三家各殊異者一審辨之

朱彝尊云按北海鄭氏注解古文本扶風杜氏際昏初非安國壁中昏也唐孔氏心戈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攷衛賈馬三君皆治際昏書非膠東庸生所傳本乃謂知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其謬論与鄭志張逸問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杏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杏人號之棘

下生無常人也然則特汎言之耳人無常人安得有其書乎况安國古文衛賈馬鄭諸儒實均未之見也毛大可曰正義載鄭氏極尊孔學而賤伏學其為昏贊于孔學則云我師棘子下生安國而于伏學則云疾此蔽冒疑惑未愜其意鄉去取非不分明而學實有異所謂不見古文者李在彼際則不見在此繼耳○鄭書篇數詳見于先之兩漢同本及梅賾古文條毛大可辨之曰此際昏本也其篇目次第俱依心戈所載郑注但心戈謂鄭氏斥心以盤庚中下二篇康王之誥一篇泰誓三篇共六篇合伏昏二十九篇而



去偽秦誓一篇為三十四篇正義所云鄭注三十三  
篇與孔傳同者是也以舜典一篇益稷一篇舊作一  
篇九共九篇曲寶肆余原余三篇共十五篇合孔各  
十二篇舜典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  
而去仲虺之誥太甲三篇悅余三篇殷子之余秦仲  
之余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為二十四篇正義  
所云二十五篇增多鄭注者此也獨予謂必不然者  
既註古文則必不復分古今使各為界限且俱註今  
文而古文仍闕何以為古文之註又且宋果陳隋孔  
鄭並行若鄭註止半則豈有同行古文而鄭注獨空

卷之車

半部之理竊謂鄭氏註際書時原自完備故孔鄭並  
行雖稍有參錯不大懸絕而隋代儒臣猶得見鄭注  
九卷載之經籍延至唐初當有墨守今文者又去其  
半而穎達未之知也

又曰秦誓三篇不可解伏生偽秦誓一篇既去之矣  
此有三篇則似乎孔壁所傳之本乃馬融作昏序盛  
詒伏生秦誓為非是而又以春秋國語禮記所引秦  
誓凡孔壁所有者俱未之見為恨則際昏秦誓仍非  
孔壁所傳本豈即向內女子三篇耶抑更有他本耶  
按穎達所錄篇目蓋有誤矣司馬遷從安國問故

觀代行機

而殷本紀載湯心五十七字明矣湯心為逸昏十  
 六之一也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間以其昏  
 贊云後又以其一篇故五十七 安國所得五十篇  
 是蓋謂武成矣明矣武成建武以後已亡也而孔  
 目録反有武成而無湯心是其謬誤不可信者也  
 又按孔氏古文真增多篇謂之逸昏言逸於學官  
 所立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之外也史漢儒林傳並  
 云孔氏有古文尚昏逸昏得十餘篇劉歆傳藝文  
 志漢紀並云  
 十六篇孔氏所謂二  
 十四篇也 鄭氏亦言武成逸昏是也而  
 馬南郡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武成既  
 以蓋十五  
 篇然馬氏猶奉全

數是馬氏時猶且無師說何況康成乎賈逵傳云  
 達教為帝

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志詔今撰歐陽  
 大小夏侯尚昏古文曰異達集為三卷帝善之按  
 其文古文尚書優於三家唯是文字訓詁如逸昏  
 十六似以其無師說不敢論矣

馬鄭所注唯三十四篇如逸書十六存而不論是  
 故隋志云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釋文云馬鄭所  
 注二十九篇是蓋得其實矣大可以為既註古文  
 則不復分古今類達之言蓋謂鄭昏五十八其三  
 十四則伏書所有其三十四則增多伏昏矣既是  
 古文其三十四亦何同伏書謂文字訓  
 詁 唯其比數  
 而為言耳豈為分古今乎其誤一矣大可以又以為

但註今文而古文仍闕何以爲古文毛意以伏昏  
所有爲今文以增多伏書爲古文殊不知馬鄭所  
註古文尚書也豈就其中分今古乎其誤二矣且  
馬鄭所注三十四篇其增多篇則闕然是古文也  
既是古文則註其十篇亦非今文而古文也況三  
十四篇乎豈謂註今文而闕古文乎其誤三矣大  
可又以為孔鄭並行鄭注獨空半部乎殊不知逸  
書十六絕無師說馬鄭所注本止此數非空半部  
其誤四矣大可又以為唐初守今文者又去其半  
是何言也隋志明云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

尚書並亡隋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  
傳是東晉以來伏學既滅唐初豈有墨守今文者  
乎况鄭昏古文去其半亦依然古文乎是於今文  
有何闕乎其誤五矣且隋儒林傳序說南北所  
尚章句好尚互有不同云何洛尚書則鄭康成經  
籍志亦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  
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南北所傳天下豈少  
其昏乎彼墨守者刪之亦豈尽集天下之鄭本刪  
之乎其誤六矣若夫偽秦誓魁出後得今文古文  
學者皆傳之故馬南郡古文宗師雖作昏序注而

辨其偽妄然亦註之今儼存史注中大可但知馬融註之而不知其註之斷為伏書為一篇且不知偽秦誓在今文合為一篇而在古文分為三篇驚穎達言鄭書秦誓三篇曰不可解似乎孔本際各秦誓仍非孔本何內三篇耶抑他本耶疑惑昏迷昧乎五里霧中身坐不知有坐不知有馬注可笑之甚其誤七矣大可之言或鑿空攝虛或暗搜冥索及屬無稽以是其學之陋欲辨聖經之偽不偽祇見其不知量矣宜哉其墨守偽本而穢罵真經也

○孔僖古文 附 諸家古文

孔僖父子事實詳見先之後漢古文及西漢同學條毛大可曰暨後漢而古文之名日盛然終不立學即民間除授受外亦罕得其旨且令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

後漢儒林光武初尹敏字幼季初習歐陽尚書既而受古文兼毛詩穀梁春秋皆未立而汝南周防字偉

公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至肅宗朝有詔高才生能受古文尚書者魯國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世傳古文不絕拜郎中陳留楊倫字仲理

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各講孝大澤中弟子至千  
餘陽嘉二年拜大中大夫與將軍果商不合以病免  
○又曰夫古文何嘗自東晉出也云云越至東京則孔  
僖為安國之孫世守之而丁鴻楊倫且集弟子千  
人于大澤中疑習之

按大可立漢魏相傳諸儒皆見之說而欲破東晉方  
出諸儒不見之語矣而後漢古文大宗如衛賈馬鄭  
有實驗可證而斷非梅賾古文是以先排為杜林際  
書妄本而後漢傳授屬寥寥無聞儒林幸有尹敏及  
蓋豫授周防丁鴻授楊倫唯言古文而不及其詳無

實驗可證則可以為孔本矣可以為梅本矣唯意所  
欲故大可取以為梅本傳授之人是極可笑其所引  
肅宗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是在肅宗紀建初八年  
而其本未詳見賈逵傳乃逵所勸肅宗也是彼所謂  
際皆妄本之學而又誤取之疏粗可笑且楊倫弟子  
至千餘人人執一本亦千餘本十餘本梅賾古文散  
在天下何故馬融鄭玄高誘趙岐以至韋昭杜預皆  
不見之其註諸書遇梅賾增多篇內文則皆曰逸皆  
逸皆有二見千後又曰今止乎可見後漢古文唯是一本  
尹蓋丁楊所授與衛賈馬鄭所傳同矣如大可欲遠

于梅賾偽本傳授以其昏為真前掩後遮愈見罅漏  
所謂作偽心勞而日拙者也何不一言斷曰西漢古  
文安國真本梅賾古文晋代偽昏乎若夫孔僖古文  
朱彝尊論之詳矣

朱彝尊曰後漢昏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  
昏連叢子亦載孔大夫子僖子李彥問答大夫曰今  
朝廷以下四海以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  
盍固已乎李彥答曰先聖遺訓譬出古文臨淮傳義  
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賴吾  
家世之獨獨修之則壁中之昏僖家既有臨淮傳

義其時上無挾昏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干諸論  
之項一進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  
僖家古義亦無異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僖亦未觀孔  
氏增多之古文也 古文尚昏辨

又曰按韋昭杜預以前安國五十八篇之書莫有見  
者故諸儒箋釋遇引增多篇內文輒云逸昏其為古  
文尚昏者或出於蓋豫或本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昏  
也惟危史孔僖傳謂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昏連  
叢子亦載孔大夫子僖子李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  
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盍固

已乎李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爰可謂  
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賴吾家  
世之獨修之若是壁中之尺僖家具有矣獨怪肅宗  
幸魯遇孔子氏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爰其  
時上無抄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於講論之頃  
一進之至尊或上之東觀乃秘不以示人予竊意僖  
家古義亦止伏生所授諸篇而五十八篇則至晉而  
後增多固缺也經考

按朱子所辨是也唯竹地知今之古文為梅灼本  
而不知後漢古文為孔真本也是故其所辨亦不

明暢夫後漢古文塗暉授賈徽杜林傳衛徐蓋豫  
授周防丁鴻傳楊倫及孔僖家所世傳皆是一本  
真安國古文也徽子達勸肅宗選高才生使受古  
文尚各自是古文辭興大顯于天下故肅宗幸魯  
不及尚僖家古文而僖亦取不獻之蓋與世所傳  
同也大可以孔僖所傳為今之梅贖古文佞諛可  
笑錫鬯以孔僖所傳為伏生所授伏生所授則今  
文危史何故言古文尚各自疎謬可笑予故曰竹  
地知今之古文之偽而不知後漢古文之真也

附錄

尚書古今文之爭起自南宋以至今日群論  
聚訟紛紜不已予夙奉越山隱者之教知攻者  
守者共不得其要領矣昔曾寓於劉大醫桂山  
家借讀佐伯毛利公所弄徐太史乾學澹園集  
中有古文尚書考其言特彷彿予隱者之言矣  
唯其所論依違含糊不無遺憾焉然比諸朱金  
風毛蕭山稍得真故附記于此爾

徐乾學曰東晉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先儒多以為偽  
本論者非一案班志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

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鄭玄序贊云後又以其一篇故五十七儒林傳安國

以古文起家為諫大夫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

問遷晉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後漢晉生授清何胡常常授魏

徐敖教授王璜平陵塗暉後漢晉暉授河南

桑欽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礼古文尚書晉莽又

立樂經博士負經各五人後漢晉儒林傳王莽時諸

儒陽大小夏侯氏無古文尚書章帝建初八年詔令

三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無古文尚書魏晉復置詳

秋各一人按東都博士無安國尚書魏晉復置詳



魏州車

後注 璜暉等皆貴顯後漢書儒林傳孔僖魯國魯人  
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黨錮傳孔昱魯國魯人  
七世祖霸封褒城侯昱少習家學注云家孝尚書此  
安國昏傳授及尊顯本末也又案儒林傳扶風杜林  
傳古今尚昏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  
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杜林傳林前于西列得  
際昏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以傳東海衛宏洛南  
徐巡宏為訓旨此數家所傳皆際書本也其昏与安  
國本同異皆不能考但鄭玄嘗為孔書序贊而賈逵  
父徽受昏于璜暉逵傳其父業是而家之書二君皆

恐有脫  
誤

見之二君初未證其異同則孔杜當非二本矣此外賈  
逵別有歐陽大小夏侯天十六篇之數地此即張霸之  
徒所作偽書也二說參差未詳孰是然云杜本惟二  
十九篇賈馬郑于古文並有師承豈漫然為傳注者  
乎且鄭又嘗為孔昏序贊不得云仍伏生之舊也其  
云張霸偽昏恐亦未是張霸百兩篇文意淺陋成帝  
時霸以百兩徵中書較之非是當時已黜其書豈以  
鄭玄名儒霸反得售其欺耶之二說愚不敢信也大  
率得多十六篇之數孔說為破矣北齊儒林傳序曰  
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

見之于

于留王總傳授學陽李周仁及衛海張文敬李鉉何

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

孔氏注解武平末何間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傳費

魁義疏乃留意焉隋志曰安國傳存建武中始列國

學案晉書職官志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任左初

為十一人北內並有古文尚書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

崧傳崧疏有曰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

傳注衆家之萃置博士十九人既云孔氏是十九博士

士中有古文尚書又崧傳元帝踐阼簡省博士置周

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博士各一人

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則九博士如舊是十

一博士中有古文尚書後又增為十六人不復分掌

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宋置助教十人但云尚書古

故云始列謂是曠本得立之始也

果陳所講有孔鄭

二家各代唯傳鄭氏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又

儒林傳江左尚書則孔安國何洛尚書則鄭康成案

北齊書隋志所云孔氏尚書並非真本蓋晉世以前

所謂古文皆指孔杜二本馬融鄭玄王肅謝朓范甯

李顯姜道盛撰注者是也存建武後梅願古文列于

尚病看古文同異三卷此書辨古今文同異劉陶有中

文尚書成都張楷洛陰孫期南陽尹敏鮑汝南周防

師事徐列蓋豫鮑汝南周盤陳留楊倫山陽度尚

恐有脫誤

注續漢書曰尚黨銅中人通南陽孔喬吳志吳志表吳志荀傳陳謝京氏易古文尚書荀學古文尚書春秋左傳

交趾士有君尚書通古今大義詳備固京師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幾上之其見稱如此皆傳古文尚書晉弘農董景道及劉元海皆明

馬氏尚書蓋自晉以前古文之學流傳之盛若此是非一人一家之學易于竄竊也審矣何緣而鄭冲之徒得別有傳本也又案隋書經籍志杜林傳古文尚

書賈逵作訓馬融鄭玄傳注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

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疑經文當書目有古文

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尚書十一卷馬融注案漢初者與經別行及馬融為周礼注乃云欲省學者而讀故具載本文此與晉世秘府所存經文當是一本唐初諸儒屏棄先儒傳注固失之矣并其經文而尚書

九卷鄭玄注外又有王肅謝承李顛姜道盛見盛道

魏晉及弟子傳舊唐晉盛作成四家撰註及古文尚書各一卷危甯注又尚書各義疏十卷費魁撰尚書疏二十卷顧彪撰舊唐書經籍志並同外多危甯注十卷任孝恭大

義二十卷陸氏釋文云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

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為

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其所謂多十六篇者不與于

其間也此說与隋志略同而正義則云鄭氏書于伏  
生所說之外增益二十四篇通十六卷以合漢史得  
學官此後諸家所注皆贗本也李百藥所云下里諸  
生略不見孔氏注解以其時贗本盛于江左山東惟  
行鄭氏故云然耳唐初諸儒莫不以贗本為真古文  
孔穎達特標此書諸儒唯然同之於是安國偽書孤  
行于世而馬鄭諸家之注為然無復存者以數百年  
源流授受之書而烟消灰滅于一且此實當時幾疏  
諸家不能辭其責者也吳卓廬曰考傳記所引古者  
見于二十五篇之內者如鄭玄趙岐韋昭王肅吳云口肅

誤杜預皆指為逸書則此二十五篇漢魏晉初諸儒  
未之見也朱仲晦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  
未之見可疑之甚二說者精矣案禮記國語左傳孟  
子注凡指為逸書者贗本收拾無遺傳記引書不凶  
于四十二篇之中其亦難信矣然百篇之目并有疑  
之者心美曰武帝時有太常藝侯孔臧安國之從兄  
也与安國各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宿觀此知漢時伏生書  
止云二十八篇無論秦誓不列即在序為不知其有  
二十九篇之說示非百篇也是則安國尚書當時固疑非真矣愚謂孔書  
真偽固不敢知但杜林正人決不屑為劉炫之連山

易魯史記者且賈馬鄭諸家為之傳注必非無據而然漢儒傳經各有本末未必孔穎達諸儒之妄也至于增多二十五篇并序確為偽本無疑因記此以俟博雅者考焉

梅賾古文并傳

吳棫曰伏生傳於既老之時而安國為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昏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復之幾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韓文樊紹述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韓進學解至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昏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体乎其示難言矣

按棫字才老南宋人与朱子同時著書禪傳梅賾經傳自唐以來獨行于天下莫敢間然才老特起

疑之真絕識之士也

朱子曰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昏為今文謂安國之昏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銘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詁誓余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昏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文集六十五雜著刊四經後

又曰括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詭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按此說是也大抵昏文訓詁多奇詭而誓余多平易蓋訓詁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號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余則是當時史官所撰彙括潤色粗有體裂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上曰又曰某嘗疑孔安國昏是假書兼書序亦可疑却似晉宋間文章况孔書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按孔書東晉方出見舊晉書隋志云茂釋文前此

諸儒皆不曾見見正及劉知幾言是非朱子臆造而近世奉梅本者深惡此二語为大寃不知此二語为大寃又曰孔氏各注疑非安國所注蓋文字固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時人文章豈如此但有太拘處決不如此固善也

又曰安國各傳恐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漢儒訓釋文字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

又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者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

陳振孫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弟子相承以及塗暉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注解而逵父徽實授書於塗暉逵傳父業雖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秦誓則云今秦誓無此文蓋伏生書無秦誓秦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又曰孔注歷漢末無傳而晉初猶存者雖不列學官而

散在民間故邪然終有可疑者

洪邁曰逸書雜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美不可復考而孔安國注必欲強為之說旧作住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住云咎單作土地之官作明居民凶林少穎言知之為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彙飲略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喜

按朱子所謂不闕疑者蓋原洪氏

熊朋來曰孔壁真古文之昏不傳後有張霸之徒偽作二十四篇亦名古文尚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別得古文尚昏二十五篇凡漢儒注指為逸昏者遂

皆有其書又并有孔安國傳序世傳以為真然所謂古文者不如今文之古矣

又曰古文尚書至隋開皇始備

又曰孔壁二十五篇東漢諸儒解經者皆未見故先儒疑孔安國傳亦偽也

吳澄曰書增多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昏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蓋晁錯所受伏生昏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蒼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



霸偽作舜典旧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  
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武成旅葵回命  
二十四篇目为古文

按此鄭古文增益目錄一因三爻  
其實有誤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  
篇者即伏生今文卷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  
一篇也古文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舜堯  
無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  
昏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詁注家指为逸昏者收拾無  
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張霸偽書遠絕矣  
推伏氏書二十八篇为三十三篇雜以新出之書通

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篇有孔安國傳  
及序世遂以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为之  
疏爰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  
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  
伏氏昏既与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  
氏書雖不盡通然舜堯古奧其为上古之書無疑梅  
賾所增二十五篇體制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  
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十  
年古昏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  
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昏皆文從字順非

若伏生之昏詰曲贅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  
二人之手而定為二体其示難言矣朱仲晦曰昏凡  
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  
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  
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昏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  
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  
亦不是前漢人字文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决非孔  
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辭重厚  
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  
作托孔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漢文

字氣象与孔叢子同是一手為昏蓋其言多相表裏  
而訓詁亦多小爾雅也夫以吳氏及朱子之所疑者  
如此顧隆何敢質斯疑而斷之然不敢信此二十五  
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九經序錄

按吳隆疑梅本極是然其所言謬誤極多曰張霸  
偽作二十四篇是襲正茂之妄說是一誤也曰漢  
儒所治不過伏書二十九篇是襲秋文之妄說而  
而不知安國古文之學至于東漢賈逵大行于天  
下是二誤也曰歐陽大小夏侯至唐而廢不知至  
唐而廢者賈馬鄭王之古文真安國之學也其歐

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既出於西晉永嘉之亂隋志有明文融陽修曰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是而孔傳獨行是亦誤矣三誤也而其最誤者引漢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卷今考之漢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經二十九篇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蓋其十六卷者蓋其十六卷者孔壁真增多篇也故志

又云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及劉歆傳云有十六篇孔安國獻之是也是其引據已大誤至明歸有光襲其誤云昔班固志藝文有云尚書二十

九篇古經十六卷則以古文為漢世偽昏故則稱為經不使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復以勉晉雜亂之昏定為毛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是不特襲隆之誤又墜穎達之陋以孔昏增多十六為張霸偽昏彼此附會為北安言震川學識寡陋如此欲以辨聖經之真偽矣宜哉為毛大可所齟齬也

王元稹曰古文禹謨一篇出於孔壁深有可疑蓋禹與皋陶舜三人答舜自具見於皋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日孜孜帝慎乃在位此即禹所陳之謨矣安得

又有太禹謨一篇且堯典舜典垂紀事不一而先後  
布置皆有次序皋陶益稷垂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  
一了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敘其間只如益贊堯  
一段安得為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  
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為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  
體制不類又說者以征苗為攝位後事謂其稟舜之  
命而其末有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一語夫舜  
以耄期倦勤而授禹安得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  
苗舜又安能以耄期之餘而誕敷文德必勵精為治  
克已布政使所為有加於前方可名曰誕敷恐非老

年所能果能之不必授禹矣故嘗謂禹謨必漢儒傳  
會之書其征苗之事亦不可信 讀書管見

又曰舜竄三苗說者謂驅逐桀錮其君長然共工驩  
兜鯀皆言其名獨苗之君長不名而謂為三苗是固  
可疑舜典又謂之分北三苗禹貢又云丕叙皋陶謨  
又云何遷乎有苗呂刑又曰遏絕苗民夫謂之分北  
則亦不特遷徙其君長而已此必并其國人俱徙之  
也左氏記四山而指為人固已訛矣流放竄逐變文  
耳其實皆遷徙也猶之命官一也而曰詢曰咨祭祀  
一也而曰禋曰望曰徧皆作昏者錯綜用字謂

其罪有大小而刑有輕重者非也帝舜平生加刑於人此四罪为大故作昏者取而類記之而非謂其一朝罪四凶也後世不察遂以為舜誅四凶皆攝位時事故於禹征有苗屢說不通遂以為三苗乍臣乍叛寧有此事邪夫三苗既匪在朝之臣舜焉得不動干戈執其君而竄之舜執其君而無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服何邪蓋苗頑不即工故征之來格而後分北竄徙之所謂皋陶施象刑則加以流竄者是也豈施以刑不服而後征之邪然既懷之以文德而來格苗則已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咎其既往而分北之

豈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之謂乎聖人必不爾也蓋征苗而苗格此出安國古文與舜典益稷皋陶謨相抵牾此漢儒傳會之辭不可尽信同上

又曰呂刑遏絕苗無世在下若止于竄其君不當稱民既云無世在下不當後來又有征苗之事以此見竄三苗者不但竄其君必并其民而徙之故云分北三苗後來苗民被竄者皆改所事故禹貢云三苗丕叙而禹謨征苗一段此後人杜撰之辭非實事也同上又曰蔡仲之命皇天無親一段絕與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輔民懷即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有善而

歸于治為惡而歸于亂即是与治同道罔不興与亂  
同事罔不亾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  
困窮卽是自周有終相示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  
相示罔終之說吾意古文只是出于一手掇拾附會  
故自不覺犯重耳同上

梅鶯讀各譜自序曰甚矣儒之好怪也不論其世不  
替其人惟怪之從當伏生傳經廿有八篇序一篇共  
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如日月之行天人皆仰  
之是聖經之心也若乃孔壁所藏高祖過魯祀孔子  
時不言古文惠帝除秘府令時不言古文文帝亦能

治尚書時不言古文雖景帝時亦無一人言孔氏有  
古文者至孝武世延七八十間聖孫孔安國者專治  
古文謂以今文謂之因以起其家降及東晉有高士  
曰皇甫謐者見安國書擢棄人省惜造各二十五篇  
大序及傳冒稱安國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授臧曹  
曹授梅賾遂獻上而施行焉人遂信為真安國目前  
此諸儒如王肅杜預晉初人鄭冲何晏韋昭三国人  
鄭玄趙岐馬融班固後漢人劉向張霸前漢人皆未  
見不曰逸各則曰今古史漢所載絕無二十五篇影  
射其曰鄭冲蘇愉皆誣之耳又舜典篇首慎徽突出

好事者遂造南齊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金陵大  
航頭遇見二十八字伏法未上隋開皇時始贖求得  
之朱子曰古文東晉時始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豈  
不痛切而明快哉無而為有將以誰欺安國不言史  
記不載使聖人正經反附偽昏以行世隋唐以來千  
餘年自吳先生纂言之外曾無一人為聖經之忠臣  
戔士者豈不痛哉予在嚴陵時已作此譜草創未備  
今加修飾使古文廢興之由先後戔僭之辨如指諸  
掌庶幾裨纂言之所未備以承吳先生之志云

國子學正梅鷟曰尚昏惟今文四十二篇

按二十九篇或三十

四篇之誤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古文十六篇出孔

壁中者盡後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并竊  
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八字則竊易中文明  
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太禹謨后克難厥后  
臣克難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成文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竊論語允執其中等語成文  
德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于竄  
三苗於三危已無煩師旅偽作者待見舜典有此文  
遂橫做為誓命還兵有苗格等益稷賡歌亦竊孟子  
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怵怩之

語秦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  
誓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  
一德說余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  
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之不知竹簡際昏豈  
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絡竹八音是何人作乃歛昏  
者之飾辭耳筆集以下八字千百年眼尤謬矣不經之甚也  
張遜曰案此說甚精吳文正公有叙錄揭曼石稱  
其細舉目張如禹之治水後婦熙甫訪其意贅為  
今文近時焦弱侯又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亦具論  
此且云分古文今文而為之集註乃人心有同然

也千百年眼

按益稷非梅本增多之昏真古經也梅鶯以為竊  
孟子成文是不特攻實昏又并攻真經然則尚  
昏無所不實古經自是亾滅是豈不曰妄乎

陳第曰近世旌川梅鶯壽張立論其斷古文謂皇  
甫謚偽作集合諸傳記所引而補綴為之不知文  
本於意之達而文成若彼此瞻顧勉强牽合則詞  
必有所不暢今如禹謨克艱二語謂本論之語為  
君難為臣不易不矜不伐謂本老子之夫惟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爭滿招損謙受益謂本易之謙尊



而光卑而不可踰不知宇宙殊時而一理聖賢異世  
而同心安得其詞之相近也而遽謂其相襲乎又  
如人心道心則謂本之道經嘗考荀子曰舜之治  
天下不以事治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  
心之微註者曰此虞昏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  
即虞昏也今鶯指為道經豈別有所據耶又如五  
子之歌鬱陶乎余心顏厚有怛怛謂鬱陶取孟子  
顏厚取諸詩胤征之火炎崑崙玉石俱焚取諸三  
國志仲虺之慚德取諸李札曰聖人之弘也而猶  
有慚德口實取諸王孫圉曰以寡君為口實湯誥

之降衷取諸夫差曰天降衷於吳伊訓從諫弗咈  
取諸班彪之從諫如流太甲高陟遐取諸中庸之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咸有一德之觀政德取諸呂  
氏春秋之引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  
以生謀謀說余建邦設都取諸墨子尚同之篇秦  
誓離心離德取諸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  
武成歸馬放牛取諸樂記旅獒為山九仞謂為山  
取諸論語九仞取諸孟子殿子之余余嘉乃德取  
諸左氏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蔡仲之  
命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取諸祝鮀曰管

蔡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官致  
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取諸老子為之于未有圖  
之于未亂君陳勿辟勿宥取諸文王世子公曰宥  
之有司曰在辟畢命收放心取諸孟子求其放心  
而已矣君牙思其難以圖其易取諸老子圖艱於  
其易伯冏交修不逮取諸楚語衛武公曰朝夕交  
戒我諸如此類難以悉數句在其攘字剝其竊無  
非欲二十五篇古文盡廢而後已然由君子觀之  
不可廢也何者二十五篇其旨與其文詞卑而高  
近而遠幽通鬼神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則愛

愛則玩細繹而浸漬歎息而咏歌擬議之以身化  
裁之以政定事功而成禮也孰是昏也而可以  
偽疑之乎

鄭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  
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  
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昏而篇中平  
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唯孟子所引二言獨  
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與古而商書比之周書  
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秦誓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  
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

與今文複出者却疑深何也

并觀瑣言

卷之七

按黑卜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則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無益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帝九有以亡上帝不煩祝降其恣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首命而行刺三為太誓去發以非之非者命下篇今之泰誓出晉人補綴故割裂一段或入中篇或入下篇是攻古文者之所可排擊而後固然不知却疑命敬祭暴四句不似古語不知此四語墨子引之真古泰誓之文也寡陋如此而論古書偽不偽祇見

其不知其量矣

嘉靖活版墨子全作祭

又曰趙岐杜預韋昭賈逵鄭康成馬融服虔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又今文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無一篇亡失誠不可曉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蓋古文書在漢不列學官歆雖尊信亦但以為愈於野而已予嘗論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百安國作傳而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舊矣是又曰尚書辭語聲牙益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

卷之七

此一種與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自循常如心丸內分傳文雖記西周時諫諍之辭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公王追命衛襄公定王使卓平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誅孔子辭其文便佞屈如書體禮記又亦不艱深至載衛孔俚鼎銘便佞屈凡古器物諸款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辭及觀書秦誓文便自與古至漢齊王閔燕王且廣陵王爵諸封策尚用此體他文却不然如今人作文辭自是一樣語錄之類自是一樣

官有行移又自是一樣不容紊雜予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廡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語且上

虞淳熙曰古文避秦而藏之禁苑而不即出一可疑也世莫能言人無能知能言能知獨一安國二可疑也堂內金絲終涉神怪壁中蝌蚪遠沿義皇同文務實之時似不宜有三可疑也

郝敬曰孔書二十五篇邊幅整齊自是三代以下語其辭義首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亮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四代文字一律或先

賢紀聞或後人依託與今文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鄭公瓌曰舜典曰若誓古帝舜二十八年蓋階開皇  
時人偽為之假設姚方興以伸其威且爾曰若句襲  
諸篇首重萃句襲諸史記濟哲掠長發文明掠乾文  
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立德掠淮南子鴻烈  
乃試以位掠先白大傳以見其蒐竊之跡

朱彞尊云尚書古文出出孔子壁中安國孔子後悉  
得其書考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授都  
尉朝倪寬于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  
載堯典烏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攷諸史

記千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本紀載烏貢卓  
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彤日西伯  
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甫刊文于魯公世家載金  
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于宗微子  
世家載微子誥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  
乃孔壁之真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惟  
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太誓載其文九十七字良由  
十六篇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諸  
人故自修列庸生而下至于梁欽所習者仍二十九  
篇而已

膠書中集尚書古文考第一段

經義考云按古文出於孔壁未得列於學官惟孔  
安國為博士以授都尉朝於時司馬遷亦從安國  
向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烏貢洪範微子金縢諸  
篇多古文說攷諸史記於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  
文於夏本紀載烏貢皋陶謨益稷甘誓文於殷本  
紀載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文於周本紀載牧  
誓甫刊文於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於  
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於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  
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向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  
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伏生口授二十八篇若安

觀水車

國增多二十五篇之書史記未嘗載其片語惟於  
湯誥載其辭見安國古文條是則湯誥之真古文也又  
於泰誓載其辭見今之泰誓異是則泰誓之真古文也  
此說有誤  
詳見于前合之安國作傳之書其文迥別何以安國作  
傳與授之及公者各異其辭宜其滋後儒之疑矣  
古文尚書  
又曰孔氏古文未得列於學官按魯壁古文安國  
雖以授都尉朝視寬司馬遷當時頒行學官者伏  
生二十八篇疑安國所授亦止於此遷史本紀世  
家所載諸篇是已若增多之書未奉詔旨立博士

觀水車

設弟子安國不敢授故自膠東嬴生以下至於  
桑欽其師傳歷々可數中如胡常逢惲東漢之初  
頗有習其業者然亦授殆亦止二十八篇而已此  
終漢之世不見增多之書也承師條

東漢之初扶風杜林得漆書云云是賈馬鄭諸家未  
觀孔氏古文也第二段 載于前之賈馬鄭條

經義考云又按西漢之古文云云東漢之古文云云  
孔安國尚書傳條載于前之賈馬鄭條

又云按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云云杜林漆書古文尚書條載于前之古文三覽條

又云按北海鄭氏注解古文太云云安國古文衛賈

馬鄭諸儒實均未之見也承師條 載于前之賈馬鄭條

後漢書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云云是僖未觀孔氏增多  
之古文也

第三段 載于孔僖古文條

經義考云按韋昭杜預以前安國五十八篇之書  
莫有見者承師條載于孔僖古文條

趙岐注孟子云惟許慎說文序謂云云則慎叔重實未  
見孔氏古文者也第四段 載于賈馬鄭條

後義考云惟許氏說文序者謂云云又云按許氏說

文序云云

安國尚書傳注 載于賈序鄭條

譙周乞南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攷今孔傳無之則周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 第五段

經義考同

安國尚書傳條

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然沈陸氏尚書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于增多篇內隻字則肅子邕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 第六段

經義考同

安國尚書傳條

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冲冲受授冲在高貴鄉公時

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諱尚書冲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邑曹義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則奏之於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秘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冲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謂孔子惟孝天大孝之辭矣竊疑冲亦未必真見孔氏古文者也

第七段

經義考同

安國尚書傳條



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孫梁極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篇而篤信之宜於帝王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一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

卷之八

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為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為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呂侯為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為相其述與孔傳多不同竊疑謚<sub>王</sub>亦未必真見孔氏古文也

第八段

經義考同 孔傳條

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幾有見者一旦東晉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今者有不踴躍稱快者乎於焉諸儒或說大義或

見之于義

成義疏或釋音義越及汴宋莫敢輕加擬議南渡以後新字朱子始疑之伸其說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吳澄明之趙汝梅瓊鄭瑗皆有先羅敦仁則攻之不遺餘力矣蓋自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若拾遺東滯摠以作飯集雉頭批版以為裳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也 第九段

經義考云又按古文尚書晉唐以來未有疑焉者疑之自吳才老始而朱子大疑之其後吳幼清趙不昂王與耕輩群疑之至明而梅氏之讀書譜羅

氏之尚書是正則排擊亦多術矣近山陽閻百詩氏復作古文尚書疏證其吹疵摘繆加密而蕭山毛大可氏特著古文尚書寬詞以雪之合而家之說無異輪攻而墨守也愚闇之見是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書成文無大悼理譬諸汾陰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指以為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戴氏禮王制月令緇衣諸篇明知作者有人參出於漢儒非禮之舊顧士子誦習守而不改至於易之序卦傳李清臣朱翌王申子皆疑焉要不得而去也惟是最誤人者伊訓惟元祀十有二

月乙丑之文是已春秋經書春王正月左氏傳益以周字改時改月其義本明故自漢迄於汴宗說者初無異議乃胡安國忽主夏時冠周月之論於是衆說紛紛遂同疑獄然此不待博稽群藉即以春秋說春秋而其妄立見矣其猶聚訟不已者皆由伊訓十有二月之文亂之不知古文尚書難以過信斯則學者不當審也古文條

按田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劉歆三統曆引之則是安國真古文必有也非梅賾偽古文所臆造也行坳疑之是非疑為書而疑真經也何

其考證之疎也宋以後論春秋春王正月者夏時

冠周月胡文定周改月而殷不改月蔡九峯及春秋夏

時夏月陽恪等之說極屬妄謬予作三正通考而

糾駁之文多不錄

閻氏若濠尚書古文疏十卷姚氏際恒古文尚

書通論別偽例十卷錢氏煌壁書辨疑六卷

古山陽閻百詩錢塘姚善夫桐鄉錢曉城三家皆

攻古文尚書者

毛氏奇齡古文尚書冤詞

古蕭山毛氏見說後者多攻古文尚書之偽作也

為孔安國梅賾訟寬 古傳多考

論其大略傳文之可疑者安國嘗注論語矣堯曰篇  
予小子履十句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  
若此而傳以釋湯語在克夏之後雖有周親二句注  
云親而不賢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采也  
則用之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多仁人傳  
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與 第十段

注義考又按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注云  
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  
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之少仁人一人而兩處說經互異又論語予小子  
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亦  
與書傳相戾此一疑也 孔傳條

史記殷本紀殷之太師少師將其柝孟奔周周本紀  
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孟奔周宗  
世家微子數諫紂紂弗聽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  
師少師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則今文微子篇所  
云自有其人史遷受書于安國其說必本于安國也  
乃今孔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師比子  
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尚質其語

兄之不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彊姓名流傳有自而偽託孔傳者不知也 第十一段

經義考云又按司馬遷殷本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与太師少師謀逐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奈岳奔周周本紀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宗世家云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

狂為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今文尚書微子篇云父師少師者自有其人遷受書於安國其說必本於安國也乃今安國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彼王子父師者係箕子殷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於疵之口故移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強姓名流傳有自梅願味史公說書本於安國不加質驗而為巧為之辭偽托之迹畢露矣 尚書傳條

顧炎武日知錄曰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

少師是也此千之為少師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  
之女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也故史  
記言紂之將亡其太師疵女師強抱其樂器奔周  
而後儒之傳誤以為微子也

按太師少師本有二為周官太師少師三公三孤  
之一也周禮太師少師樂官也而微子父師少師  
梅顛偽傳解為三公孤卿以箕子比千之蘇氏  
古史從之馬史以為樂師以太師疵女師強免之  
劉道原通鑑外紀從之蓋馬史從安國問詰而如  
微子篇多古文說則馬史所錄真安國之說也梅

卷之六

顛不惜為史所錄原於安國而自為之說是顛之  
疎也是足以徵今之孔傳不出於安國矣雖然若  
論其說之得失則顛之說大勝於馬史何則微子  
一篇微子與父師少師謀天下之存亡是至大事  
也而外箕子比千之親戚大賢而不問反詢二伶  
官是豈近人情乎且所謂自靖自獻于先王者非  
三仁而誰又豈二伶官之所當乎太師疵女師彊  
抱其樂器而奔周猶魯論大師摯適齊而師彊  
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  
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孔安國解曰魯

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此般光景止國危急  
之勢也趙邠鄉注孟平曰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  
未犇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三仁樂師相  
對為言最為明瑩合而考之益足以證曠之說大  
勝於馬史矣予故徵馬史而駁曠之偽矣又奉曠  
之說以匡史之誤矣是公論也而周癸辛癸辛雜識齊東野語  
顧崑山朱金凡輩皆左袒史說而排軼梅傳果然  
則國之大事不詢親戚大賢而謀冥會臣伶宦微  
才者率天下之儔也豈足稱三仁乎聞吾友篁墩  
吉草生水戶藤子定皆作論斥竹垞之誤蓋人之

所見有時字有暗合冥會者如此者烏

禮書志云書序殷紂所棄先祖之

樂通作淫声甲变乱乙声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是亦明証也

至于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軒貊之屬武  
王克高皆通道焉攷周書王會篇北有復慎東則濊  
良而已此暇未必即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  
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号載東國史略安國  
承諾作書傳暇恐駒驪扶餘尚未通于上國况武王  
克高之日乎第十二段

徑義考云又按安國書傳於賄肅慎之命注云  
此又一疑也孔傳條

序文之可疑者云云至

經義考三條

孔傳條  
載于前之大序條

第十三四五十六十七十八段  
載于前之大序條

卷之車

175  
128  
4



